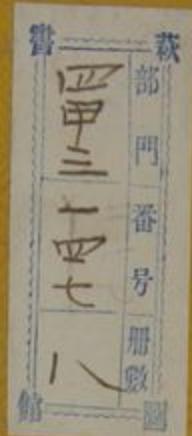


英國志

五



英國志卷之六

英國慕維廉譯

斯丟亞爾的朝
惹迷斯第一紀

斯丟亞爾的朝蘇格蘭王惹迷斯弟六繼英女王以利沙伯之位號惹迷斯弟一於是英蘇兩國合奉一王金銀錢鑄英法蘇阿四國號此其始也昔英先王顯理第八遺言有云女兄之子孫在蘇者不得承吾統統歸女弟此時女弟之後無可以嗣統者英蘇夙構兵怨合爲一家庶望太平故百姓樂有此事教中一海察爾至此王所管教會也一處力單一加特力諸等卽道有不同亦無異議以利沙伯死朝中大臣不待時日

立召今王蓋豫有成言矣、惹迷斯弟一卽位時年三十六歲已娶大泥國王女名安者立之爲后生有二子顯理、查爾斯一女以利沙伯一千六百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王在蘇國宮中夜已就寢忽叩門云有急足至壹丁不報英女王死俄而文書至諸大臣迎立爲王速赴英倫王大喜行入英境與英之勳爵宴飲盤桓匝月方抵都城百姓見其威儀輕率語音蹇澁心頗不悅王每見人輒驚出必重衣防入行刺所行穢濁所言粗鄙其在蘇國大臣專政旣爲英王則輕意肆志以爲人莫予違矣國有高門士所以輔益王家王有大過則必匡之惹迷斯不知乃以度外置之論者謂使異邦人來爲英

王不先授以條例俾有遵循此大謬也先朝大臣大率由舊惟從蘇來者六人增置執政又濫與人爵賜世爵者六十二人爲柰的者七百人此在五爵下不世襲以首輔西錫爾爲色里斯不力亞爾蓋瑟勒爾以格敦爲巴侖號以勒斯米亞特尼熱納拉此刑法訴罪之人哥克爲柰的國人見其名器甚賤心輕之列國使人來賀卽位無交鄰勞使人之禮與西班牙人盟好百姓未忘前仇甚不悅也七月二十五日卽位國有大疫未能成禮而退始雖宴然未幾卽有謀逆之事欲以兵劫王使變易制度者大臣聞之誅三人有告拉勒謀立王族女斯丟亞的亞拉北拉者此人爲王近屬如王死無人則宜立者事實莫

須有紀此事者初以爲實繼以爲誣卒成疑案蓋拉勒民所不喜以其在女王時與范塞^{アバニ}爲仇也西錫爾爲首輔心忌其能當議立時拉勒昌言能同民好惡則立之否則黜之是以王亦惡之哥克證成其獄囚於壘歷年十二發憤作史及詩他雜作並傳於世後身雖見釋罪猶未赦奉命率舟至桂亞那海濱歷險而回國人不悅西班牙人亦譖之於王遂殺之王之在位教中彪力單人冀其去國中虐政王在蘇國常用不勒斯比^{アーネスト}得教法此法乃教士及長老羣聚通議諸教會事及王來英彪力單人失望未幾國中二十五處教士八百二十五回上書求王改正前女王察爾至教事規條如此則亦

可屬王管治云云國中堪比日阿斯佛二大書院及諸教長凡在察爾至教會者羣起阻之王乃召兩造入寒敦廷議一千六百四年一月十四日王正位而聽之來會者彪力單四人察爾至十八人餘環而聽者甚衆王聲色俱厲意存左袒彊彪力單人與察爾至從事不則加以重罪旋出榜示不從者逐出教會於是察爾至教會中諸教長有議其過甚者亦有喜其王之能左右之者然王之威力劫人卒以召畔教衆不服咸詣巴力門訴枉一千六百五年春巴力門第一次入朝會議王能壓制教會而不能脅高門士欲擇高門士之能否而黜陟之又不能故至今惟高門士能握議會事權也衆

高門士又上書諫王言人主獨專教中威柄之非是宜獨聽巴力門又議及英蘇合爲一國事未定而散當第二次未會議之先羣不逞之徒結黨同謀大禍將起國人名曰火攻之策斯時冀敎會得自主少減前女王苛政者非止彪力單卽加特力人亦然王未卽位陰慰加特力人許爲左右之前女王時律令加特力人不至察爾至教堂者有罪每月罰金廿兩王藉以自私蘇人之來乞恩者卽以此項予之三年捐罰甚重加特力人甚怨之於是羣聚而謀欲更張敎事計於會議時掘地理火具王及上下院人盡死乃可以得志不思如此則通國將盡滅加特力敎波及敎中無辜之人至今尙以

爲恨事也首謀者羅伯克的斯畢家本素封又一人名溫答又一人名來的又一人名縛格斯又一人名伯爾西相與密謀克的斯畢與諸人盟誓勿外洩別有敎士祈拉得或言此人不預其謀然亦約略知其必有機事矣殘歲稅一屋鄰於巴力門院穴地於其下又於他處賃屋收貯火藥計旣定一千六百五年二月巴力門當會議王下令勿議俟十月乃議叛黨無如何姑俟之又有五人入黨聞勞爾德士院下有窟室大喜向彼賃之不煩穴地乃埋火藥三十六大桶中置鐵石上蓋柴草謀於曠野十月將近加特力敎中大有力者亦來相助一的必一路格烏一德勒山始頗疑

下二章
恣行

懼後卒從之作長引綫發火身可逸去十月王又下令巴力門於十一月五日會議叛黨懦惴以上院中亦有加特力人思所以救之克斯畢心頗不然欲祛諸人之惑乃往加爾納處問曰有一良策欲誅惡人株累善者何如加爾納對曰可然同謀者大半欲告戚屬是日勿往議會處德勒山甚慮其妹壻斯都登莽底格二亞爾十二月將盡莽底格特至郊外會食人頗訝之食時昏暮忽從者遞一急報入云不知何人所投封函並無名氏乃令同食者誦之云余勸汝及汝友宜自惜生命托故勿往會議今惡業已滿大刑將至勿輕視余言維遯荒乃免禍禍雖未形時乃

甚鉅莫知所自誦畢衆愕然人思此必德勒山所爲托人代作或云此事德勒山先告莽底格莽底格告西錫爾設爲此舉以告同人而已則置身事外以掩其迹也明日或有告謀叛者此恐亦德勒山所爲叛黨間德勒山此事何由人知答云不知遂去之事洩叛黨無走避意尙欲作亂以莽底處一書所言含糊事似未洩仍希僥幸此時惟恐西錫爾知之然西錫爾並不許人往驗埋火藥處故猶以爲未知也縛格斯日則往視夜則往守十一月四日一大僚先往會議房驀遇縛格斯佯爲不知初五寅刻縛格斯出門卽爲迺弗的命從人執之逾時擒送議會諸大僚訊之

行名字
恐二誤

供吐鑿鑿詞氣忼慨並不株引他人問何故欲多殺不辜答言治危疾必用危方此人旣獲叛黨咸走避有至曠野相聚謀反時收捕餘黨克斯畢伯爾西名來的者二人爲收捕者所殺其餘下獄大半縊死至死不悔自言獲福惟以所謀不遂爲恨置德勒山於壘欲細訊顛末無何遽死祈拉德格鄰威加爾納皆爲預知叛謀者祈拉德格鄰威二人逃之他邦加爾納被議定罪誅之於是國人深恨加特力人治以重律人所快意此時巴力門始願獻納於王俾之資用但王無以酬答國人之意惟以之馳騁田獵鬥雞臂鷹夜則飲宴淫樂顧時時與高門士相齟齬不喜法律之有成於

是高門士亦與王相抗其中大半彪力單人也刑官長哥克以律法事亦與王相抗至今人猶賴之以不肯從王所欲也於是執政大臣問哥克曰王者詔令與巴力門所議之律法其權相等否對曰非巴力門議律王者不能變法如使王者頒令言某人某事犯某法前此未有例禁不得爲犯法也王喜自主欲使海高密森衙門以敎事兼轄政事遽執入下獄詞之哥克答言此衙門無此權非古馬格那律也如妄執人者格殺勿論或有言王可以彼政事衙門之事移就此衙門辦理訊之諸刑官羣對以爲不如律不可王聞此大怒言如

此則我反在律法之下矣、此言非叛逆而何、哥克侃侃言、神與律法之下持正不撓卒以此去其官顧仍列高門士持法甚力、寒敦格爾的之會議乃成、當是時一千六百十一年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新譯教書國語成彪力單四教士進呈欽定中有能者四十七人共襄厥事、前後四年悉依本文明白曉暢、至今賴之波羅特士但亦往時有一刑法戕害異端、是年有兼涉異端者二人、違教焚死、教大長亞下的性本慈惠、忽勸成此事、人疑受王指使、哥克毅然不可、諸刑官弗從之百姓嗟怨、後有此事不復能加以法矣、此二人爲英國以異端受

誅之終事、後五十年此律遂廢、波羅特士用此律違其教旨、類於加特力人所爲也、斯丟亞爾的氏亞拉北拉與黑耳德福亞爾之孫塞摩耳私爲夫婦、此二人俱顯理弟七之裔、以有得國之理、王故忌之下之獄、俱各逸去、塞摩耳逃之他邦、無恙、亞拉北拉被獲、械繫幽囚四年、以心疾死、塞摩耳後返國爲黑耳德福馬貴斯、頗有聲名、事後王恭順、不念舊惡、一千六百十二年王長子顯理死、年十八歲、次子查爾斯卽後王、也明年王女以利沙伯嫁日耳曼來尼部長弗勒德力弟五爲波羅特士人國人喜之、此今之文王得立之由也是歲五月二十四日色力斯不力亞爾西錫爾死、其父素有大名、

彼亦繼之能曲事昏弱之君、驕奢淫虐既爲首輔、操心慮患以終其身、逢君之惡、帑用日侈、又務與高門士辨駁律法、強令納賦於王、然高門士終不能遵法外之律、納額外之賦、王往往以已權與神之權相衡量而欲頽頏之高門士愈不能從、入朝相論諫、王怒而問曰、亦知余欲爾納賦乎、對曰不知也、曰爾爲吾民獨不能周吾之急乎、又對曰供王之度支爲國用則可、否則不能、王不得已、以官爵鬻賣設有成例、自宰相以下皆然、又新立一爵曰巴倫納、在巴倫世爵之後、價值銀數千、西錫爾既死、王寵一庸人繼爲首輔、兼攬大權、實無相度、曰羅伯加爾、以貌取之、授以非岡的之職視中國子爵更

名羅折斯德、立取富貴、專倚阿弗伯立爲耳目、此人較有才智、故任之、厄塞亞爾之婦、少年冶容、羅折斯德與之通、欲奪而娶之、阿弗伯之力諫以爲不可、云如此則百姓不悅、同列忌爾者聞之、必陷不測之禍、不聽其婦聞之大怨、獻讒於羅折斯德、誣陷下獄、未幾卽死、其婦與夫離異、竟成苟合、王實左右之旣婚、王賜以亞爾、又更名曰索美塞、事雖快意、無何遽敗、王又寵若爾曰味略斯、而索美塞之權漸輕、謗讟私騰、時則宣布於外、道路藉藉、言阿弗伯立不得其死、爲人所酖、迹不可掩、於是索美塞夫婦及從者下吏對簿、俱不能無罪矣、質訊時索美塞堅不肯承、諸勦爵窮究之、證據鑿鑿、其妻

乃吐實王乃誅其從釋其首赦其婦而寬索美塞之死復下吏縱之逸歸田里終身不齒或言王與索美塞有詭秘事獄急則語洩而身危故必不肯加害於彼當是時新用事者外著威儀中尤貪鄙身出王宮廝養始爲非岡的驟更升擢而亞爾而馬貴斯而丟克並號伯金恒朝廷諸要職悉歸於已索美塞敗時在王之末造九年自是王之權移臣下一千六百十六年哥克失刑官之職明年璣瑟勒爾以勒斯米死倍根代之封以世爵號巴倫弗魯藍是年王始還北方巡幸蘇格蘭意在立教中規制名曰以比斯哥伯與察爾至同言用監師治理教會也俾代不勒斯比得又欲立英教於蘇邦先是蘇邦有司行之

有年百姓弗從王故親往鎮壓使蘇教會必行英法然强民之所不欲迨後卒以傾覆阿爾蘭教會規制略同而稍寬其所立之法於民有益英人及蘇南方之民有移居於阿之北部者此亦英地一千六百十八年王出榜諭禮拜日儀注俗名之曰戲書令諸教院讀之大約是日拜經後男女可任意嬉游毬射宴飲無所不至法與教書不合風俗坐壞有識者痛恨之或著書以譏焉教大長不肯讀是書巴力門會議時一少年言禮拜日固不必守教法哥克聞而責之高門士遂逐之出一千六百十九年王后死未幾王女夫弗勒德力將及於難薄希米之波羅特士教人悅之推爲薄希米君既而

墮地利王來攻、不能禦、并失其世守之國、與王女奔荷蘭、困甚、英民聞而憐之、墮地利者、加特力士教人也、國人恐波羅特士教於此漸衰、而王漠然置之、民愈失望、王意以薄、希米乃墮地利屬地、墮地利之王、乃神之所立、叛王卽叛神之命、其女夫所爲、同於叛逆、雅不欲與加特力士人爲仇、且慮其子與西班牙女之婚事或阻故耳、一千六百二十一年正月三十日、明光宗泰昌元年十二月也、巴力門弟三集議、此次議會之日、最爲大事、後二十八年、後王被弑、亦以其日、禍始於此日矣、是爲集議之終事、所議卽王者病民之政、廷論諸官府不法事、中有倍根納賄於民時、爲蓋瑟勒王所信任、自

首其罪、冀衆宥之、兩院公議黜職、且下之獄、捐銀贖罪、議上王去、其後二項、衆論不協、至冬會散、各憤憤去、高門士立誓作一書、言自主之道、凡軍國大事、得各陳所欲言、此英國舊典、書於日記、傳鈔於外、王見而大怒、手裂之、面斥高門士、哥克及必米、凡自主之士、悉下獄、自此王書幣往來、爲其子與西班牙女連姻事、國人惡之、欲以波羅特士教女爲配、而此教在列王中品居其次、門地非耦、無可擇聘者、兩家媢議將定、上於羅馬教王、將使加特力教人得所便利、無何、遽出一意外事、而中止、伯金恒爲丟克有寵於今王、欲自結於世子、以其不久卽得嗣位也、於是獻謀於世子查爾斯、偕之赴馬

德里議姫西班牙都城二人潛身而往數從者隨之路出巴黎斯變姓名爲民一千六百二十三年二月啟行至十月而回始至馬德里西人甚禮之伯金恒傲辟自若西之大臣不悅其來也未攜英王書幣居間無權故西人不許與聞姫事伯金恒挾忿歸而因民之不欲力阻其事王及世子皆從之明年巴力門會議王宣言此姫不就衆諾之高門士定議出兵助王壻返國王復爲世子議昏於法蘭西王女亨略達一千六百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感微疾死在位二十三年年五十九歲王天性不淑國俗亦變爲惡凡諸弊政習以成風國中惟世家貴族或富有田產者尙持正守禮以高門士多

彪力單人卽非彪力單人而相慕爲善者有之當是時波羅特士分二種大相逕庭一海察爾至此王之教會也違其先哲遺意不欲更定教中規制加特力人謂是教祖使徒相傳之教此中人亦云然故思相效法一彪力單此人恒守教中理道而欲變其外之規制意在修教事故不離於教會一因底本敦此教人數較少惟教事不欲稟命於王故離教會而自立教院欲隨處人自爲王遇有厲禁則遷往他國王在位日英人始遷往亞墨利加一千六百七年當亞墨利加得地後百有九年時有公司使人至勿吉宜亞築城名曰惹迷斯墩一千六百十九年六月英之議會首集於此居頃之勿吉

宜亞地漸凋敝、適因底本敦人來居北方、勤於生聚、使英人復興於此。初因底本敦人爲有司所迫、移居荷蘭間、有新地如英地、而教會能自主。一千六百二十年、未奉英王之命、公司之召、遽往遷焉、人稱之曰畢爾格林法忒爾士、畢爾格林者、行客也、法忒爾者、父也、言此種人爲行客之父、上一船、名日美弗樓耳、至新邑居、頗安之、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名其所居之地曰紐伯來謀、紐伯來謀者、其人至自伯來謀、感其善待、名新地云、始至憩一大磐石上、後人以牆圍之、留爲古蹟、自英人移居亞墨利加、此爲始事、迄今遂成大國、戶口至二千五百餘萬、城郭宮室教學書院及火輪車等一切。

興造隄岸海口河道、水陸舟輿靡不完治、由是爲史冊中第一大書特書之事。英之朝廷、雖政教紛爭、而民力維勤、商賈耕稼工作、日有起色。商船大小一千號、人數盈萬、公司船在印度甚夥、彼地貨物至英、價減四分之三。王欲治蠶成絲、移桑數十萬本、來自法蘭西、提舉市舶之官建置於一千六百二十二年、其明年減商人銀息、每歲百分之八、創造新聞紙、王之末年、市有馬車、尙蠶者維廉係教長、嗣後不復有教士居蓋瑟之職矣。

查爾斯弟一紀

查爾斯弟一者、先王次子、生於一千六百年十一月十九日、

卽位於一千六百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明熹宗天啟五年也性頗和緩儀表儼然躬行節儉與乃父大異惟以君位爲神所授當自貴重不能屈於律法之下及見議於百姓思以定力立一切法然猶偏聽人言私疑不決詐術馭衆使人弗信顧謂事固當爾卒以此敗以此行於國中如終風之暴焉嗣位之初丟克伯金恒仍有寵王每與圖議乃成禍始伯金恒以僉王柄用身兼庶職錫子貲產價累百萬不徒亂政且侵教權與教士勞德相友善擢爲教太長不體教意惟力張羅馬教法王卽位月餘卽使代者往巴黎斯與法王顯理第四之女爲婚成禮而還英俗婿可使人代往婦家行夫婦禮實非佳耦以

法王女本加特力教中旣及來歸而中懷嫉妬陰賊傲狠欲使英政如法政先王惹迷斯子女婚嫁門地各別查爾斯納加特力王女使王族薄待波羅特士教人後國人逐而誅之其女兒以利沙伯嫁波羅特士教之爲王於日耳曼國中哈諾威者厥後衰朝國祚卒移於哈諾威家王卽位詔下天降霪雨疫癟時行王后來歸時亦遇此災異王召巴力門徵納稅餉以先王前制使討墳地利故催民獻納軍需高門士議節省度支納商人一年之稅向例王甫踐祚商稅卽計王終身之用而進納焉此已與成例不符無何議定上其簿於勞爾德士勞爾德士猶不能從手抹此簿而中止先是將助弗

勒德力征奧斯地利兼伐西班牙時以計未定故不納稅國人稔知伯金恒挾私怨構兵非助先主女夫未幾又訶得就使納稅於王王卽以此項肆毒於波羅特士教人矣大修戰艦聲言往攻西班牙揚帆出海乃抵法蘭西海濱蓋王與法王聯姻發兵至羅舌欲害彼地波羅特士人名曰靴革諾舟中將士俱不前進折回英地願受刑法不願傷害教士也納稅於王之事高門士自來不使王得自主恐主之則於政有害在伯金恒未黜之前王之詔旨不行於高門士會議兩閱月而散國人時分二黨一朝廷之黨二百姓之黨黨朝廷者言政事宜從古法惟大君主之民無能逆黨百姓者中又分

二、二惟欲王之詔令有所限制一兼欲修理教事二者俱力與王忤恐王得專政教則小民之志意不廣而潰敗益不知紀極也王任意出師舟抵西班牙海濱將士無勇且多疾疫迄未戰勝南亞墨利加產有金銀鑛西班牙人採取駕舟往來英師之來兼欲邀截此舟事亦不果伯金恒往荷蘭借餉遂往巴黎斯法人以其往年簡傲法相律出畱不使見法王自此王又構怨於法蘭西一千六百二十六年二月二日成卽位禮以往時疫亂不克成禮也王衣白升坐故事王卽位衣紫以故廷臣咸諫且言昔力查弟二顯理弟六以白衣故不得其死王弗聽卒衣之國人號曰白王居頃之巴力門復

會議以伯金恒返而無所得也、有不從王旨者、王令出官於外、不預巴力門列、欲使高門士畏而不敢異同、終亦罔濟國人、滋怨王、又與勞爾德爲難、無故下亞爾於獄、以其弗黨於伯金恒也、高門士言百姓願納賦稅、願王增修國政、無虐吾民、王弗能從、卒亦不納賦稅於王、於是高門士遂攻伯金恒、歷詆其不法數事、勞爾德共議於王前、王故左袒伯金恒、遂麾巴力門令退、勞爾德士中有言願少畱得畢其辭、王弗許、頃刻畱散、會後王下詔於國中、言予惟稟命於神、佑民作之君子之詔、旨民弗能違、又言爾民宜就巴力門議而納賦於子國人、不從、王乃下令彊借云、如再不從、卽罰充

水師、如貴人不從、卽下之獄、於是大迺爾寒敦諸人悉下獄、有將此事鳴於有司、援哈比亞斯高伯斯之律以諍、云王者可以私意下人於獄否、或人之下獄可僅以王之片紙卽陷入囹圄否、王顧一意行權、臣下無能諫止、法司革羅諫卽被黜、以海德代之、衆官依違而已、一千六百二十七年夏秋之間、伯金恒不在國中、以與法蘭西修怨、啟王令已出兵於羅舌以助之、羅舌之民不納、以此土波羅特士未嘗叛法也、旣而他處波羅特士人聞英王助之、則倡亂、羅舌聞之亦立紅旗而叛法、王路易率兵圍羅舌、伯金恒之謀遂沮、戰亦屢卻、兵敗而回、羅舌人失所恃、王終欲民納稅、大臣復勸集巴力

門釋前教大長高門士於獄以求解焉國人自選高門士不從王令前下獄者七十八人中有二十七人復充高門士一千六百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巴力門復會時明崇禎元年也王下嚴旨申飭意張甚及議期爲一年納稅於王增一條律言稅法宜悉依巴力門不得無故下人於獄論頗持平高門士悅而從之王乃面從然前大律法中久有此意矣當廷議時王以游辭亂之高門士聲色俱厲議初定王使人言於高門士毋得干預國政衆不聽斯比格爾忽昌言於衆曰王有旨汝等毋得妄攻國相及他干預事聞者咸離坐大嘯哥克言此非王言乃丟克之言也丟克大可恨衆汹汹王懼伯

金恒之及於難立允之此議名曰畢的森阿非來的來的華言人得自主阿非語助辭畢的森華言求惠意謂求此人得自主之惠也畢的森上於王王許之增入律例而納稅之約亦定會乃散是爲阻王自主及宰相不得擅入人罪之一大事未幾王中心不誠之態遽形於外當頒律於國時私改律意仍踵前弊以此誣民自貽伊戚民固不得而誣也後二月伯金恒見殺時往海口率兵至羅舌復仇將上車突有人排衆直前以刃刺之中脅而死獲其人訊之乃兵士法登疾伯金恒之興兵搆怨因公憤行刺被擒慨然自任從容就戮士師欲刑訊法登曰爾欲加刑爾卽余同黨也懼而止自此刑

訊一事議者以爲非法、至今不用。伯金恒死年三十六、其爲入不死於刺、終當伏法、將葬國人欲碎其尸、自王之外無憐其死者、兵至羅舌、他人將之無能爲役、羅舌民被圍甚苦、仍降於法、法王遇之益酷、此皆伯金恒階之厲也。英有大臣二、一教士勞德爲倫敦教長、一溫幹後升爲斯從拉福亞爾、始從民情、後附王意、又有數人、一的客斯、一諾以、一立德敦、皆中道而黨於王、王恃以無恐。一千六百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巴力門復會王所私改之畢的森、巴力門明知之、而置之不問。王欲民納其永世之稅、不可以其更易律法、更不能聽會議教事、以加特力教中有異端也、迄未能定。王甚堅慎、教

中亦有黨於王者、哥克已年老退居、不復能振。二月十一日、忽有昌言於巴力門者、阿方弗格朗空也、是時尙未知名、會議一事、未幾卽爲王所散、未散以前、高門士以略的以二語進曰、誓不許新立教事、非巴力門所立、不得納海關之稅、亦不以稅進奉於王、當是時、斯比格爾芬是陰受王旨、不以此三言詢衆、起離於坐、衆強之坐、有他人代爲宣問、衆咸許諾、加重罰下之獄、王亦自知其失、云汝等若悔罪、卽釋汝、顧強項者終不肯服、以略的爲王所困、囚於壘甚病、上書於王、願易涼處、王怒其詞不遜、弗許、病愈劇、再上書、仍弗許、遂卒其

子請歸葬、又弗許。此後王之好惡、巴力門大相枘鑿云。王所置法者、乃與吾儕之意相反也。王自卽位以來、與巴力門相論難者四年。其時百姓所選之高門士、立法最良。後十一年、王下令立法、君得自主以治民、不用巴力門諾。以立德敦爲法官助王、勞德溫幹王。其謀未幾、勞德爲教大長、溫幹爲相、亦爲北方及阿爾蘭牧伯。時稅餉有五國用方裕外侮不來、當量爲酌減。無如關貨自來、未稅者入稅、已稅者加重。商人被訐重其罰項、加特力教人令其捐銀、免其律罰。清量官地界址、侵者罰贖修古有田出丁之法、加以捐罰。商家貨物官爲權賣而收其賦稅。王之林苑租民納息、五者增其租稅而

民不悅。其他得罪於政教、則科以重罪、諾以復立一法。置造兵船壞者修之、水師均給月糧。適巴巴里海賊時至、大英洋面劫奪商船、或上岸焚掠。諾以見古法、海口皆設兵以衛地。一千六百三十四年行文各海口官府、勸捐備費。民不樂從、亦未有抗者。海口遂有兵船六十號諾。以復行其法於偏國中、視地大小、捐銀多寡、稱其名室必未尼、言船錢也。號令非法、物議遂興。寒敦者、國中貴人、本爲高門士、散會後家居。一千六百三十六年寒敦不納船錢、首唱入朝爭訟會議者十二人、詰難十一日。王之人與寒敦之黨皆在。王之人曰：古法具在、以王之旨、誰敢不納。寒敦之黨曰：古法久廢、今律非

士民之願稅不得納、請觀畢的森阿非來的法、中七人王之私人其五人寒敦之黨也、五人素有名譽、即七人者亦不能言王之果合於律、君臣論難皆以律相爭、王雖勝百姓愈知政以民爲本、故征稅頗難、斯德拉福陰冀王事有成筆之於書云、王得此稅將設兵船養兵士、所以使他國不敢內侵、亦可使四境得禦外侮、英之法制如此、蘇格蘭、阿爾蘭亦宜如此是以羣臣俾王得自主於其國、而加威於列邦也、斯德拉福乃阿爾蘭牧伯、行此法於其所治、增立兵戍、強服小民、而商賈大興、教民種麻成布、租稅納有定數、軍壘整齊、器械精備、於政教中欲盡滅民之自主、勞德掌教、欲興加特力、減

波羅特土、加特力教會中有繪像大燭祭臺諸物、教士衣服詭異、以不授室者爲上、強入服罪、爲死者祈禱、令教外人拜教士、教士亦拜教長、如是則人惟務外不思教書中正理矣、故加特力之儀制、民所不喜、除在朝之教士外、愈與加特力爲難、當是時、王得自主、國中全盛、風會日行、然民退有後言、於是國人多移居亞墨利加大、臣知之禁勿往、國中中人以上皆知待時而動、事必有變、寒敦爭訟後一月、而反形已露於蘇格蘭、以勞德之更張教事也、初惹迷斯不從民欲立以比斯哥巴教法於蘇國、使聖安的畱斯教大長斯保的斯烏爲蓋瑟勒、又使其教長十四人中九人爲相、更立儀

制使同於英之教會盡廢不勒斯比得教法其新法陰祖加特力教蘇人不從屢上書於王相駁詰王弗聽下其法於蘇時一千六百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蘇之都城壹丁不大亂叛者細民居多鄉人效尤亦叛卒之一國上下定意仇視新法王強制其民等於叛逆於是國人益合而誓立教約名曰格惟難德士爲民得自主之教教中以是爲律而以比斯哥也之法遂廢王聞而始聽之民猶以爲未盡王亦僞聽俟可乘之勢將加誅焉國庫空虛英人陰與蘇教相往來軍餉不能取徵於民王乃借餉於勞爾德士與朝黨於王之教士及加特力人咸出資助餉蘇之格惟難德士起而敵王檄告

英人以背王之故非由得已遣人四出置辦軍械當是時日耳漫有兵事蘇之好戰者亦往乘便伺間焉格惟難德士召之回使爲將士勒斯里返自瑞灘嫺於束伍推以爲帥一千六百三十九年王命將出師期以四月一日會於約克自此兵抵伯威克英蘇分界處蘇人已奪王之軍壘於其國中出而禦師於的維德河即分界處兩軍各二萬人數相當王師士無鬪志蘇人立一旗太書奉神冕軍志益奮將戰仍欲議和約各以兵退待命王懦懼而許之王之左右言宜以兵威之使彼畏而服我不然王得自主之柄替矣第軍需無出欲仍召巴力門會議納餉宰相斯德拉福自阿爾蘭回首唱此言欲

於巴力門中得一二腹心之人、將順其事、國中無事、議會久廢、王不得已從之、一千六百四十年四月十三日、巴力門復會時、國事不議者已十有一年矣、王盛氣以臨衆士默然、王首言蘇人叛我、將討有罪、柰軍儲不給何、蓋瑟勒芬是卽言汝輩宜納餉助王、巴力門不應、顧欲進商、前此不依於律諸事、王及大臣多方阻之、知事不諧、命散去、會僅二十二日、散會太速、人咸咎王在高門士、則王若按律行事、亦非無意於輸納、於是王悔之、欲復召會、執法者不可、乃止、強借民財、以置兵於北方、王及斯德拉福偕往、駐於行營、蘇人聞之、起師逆之、蘇已侵奪英地、至帶尼河、王之將士咸不欲戰、乃召勞

爾德至約克會議軍事、此在高門士未生前四百年、會有此舉第勞爾德士未至、民已紛擾、故會議非高門士不可、勞爾德既至、與蘇人立約、安插兩軍兵食、名曰立本、餘他事必俟巴力門來議、是歲十月三日去散會、未六月而巴力門復會、史冊中傳爲盛事、巴力門爲國人慎選、皆貴而賢者、所行悉有裨於政教、後乃流爲鹵莽耳、此次會議、凡王所下不依於法之令甲、皆去之、釋無罪之囚於獄、斯大耳及海高密森兩衙門、及他公廨、並廢船錢及王所自立之商稅、及強人爲柰的諸條例、盡罷、王之林苑準先朝界址、不與民爭業、乃立一例、會議不得過二年、阻君相恣睢之事、修國家衰墜之法、乃

劾政教諸大臣之不法者、斯德拉福懼禍、欲避之阿爾蘭、王慰之云、言必不傷爾一髮、十一月九日回倫敦、越二日、高門士議罪、僉允狀牒上院貴極人臣者、一廝養卒縛之去矣、十二月十八日復收勞德、他相懼逃之他國、一千六百四十年三月二十一日明崇禎十四年、斯德拉福坐叛逆事至、上院就訊、素善逢迎於王、王不甚注意、后亦不喜、左右咸惡之、擅更令甲於英及蘇阿二國、二國有司羣詣倫敦、證成其罪、廷訊日威儀整肅、政教大臣畢至、王與后居一小樓上、並坐觀之、斯德拉福金珠盛服、軒然而來、相與駁詰十有七日、辭氣不屈、此案一切款狀俱非信讞、定置兵士額數上書於王、

迨後始知當時未有實證也、時高門士以擅改國制、卽入叛逆例、人雖無良法、亦太重律當禁錮終身、國人慮其身安而國危、故置之死地、王猶慰以書云、汝勿憂汝之祿位生命、無傷也、令其黨授意於守者、縱之逸守者不可、乃止、同列中二十六人以爲可誅、十九人議其過當、獄定、五月八日上其狀於朝、請王施行、時王勢已孤、罪人頗知其冤、欲加恩而阻於眾論、商之左右、教長勸王從羣臣之請、或言王有二意、乞舍私而從公、獨一人前云、王不能自行其意、何以爲國、斯德拉福獄中上書於王曰、予以身命付王、定予之罪可也、意特王寵必憐之、無何按律處死之令下、斯德拉福大驚起立、仰天

撫膺嘆曰、王者在世、無能拯人、不可恃矣。十二日、同列聚處、默然出斯德拉福於獄縊之死、既死、家產不沒、嗣後朝廷上下、事益悖理、臣輕其主、王以巴力門跋扈、欲呼北方兵士入倫敦、劫制高門、高門士聞之、約兩院勿遽散會、俟事勢既解、乃去、上院從之、王見勢不可懼、不敢發。此特一時苟安、卒之君相權輕、而高門士得以自主矣。時教事更張、國人大擾、加特力人得自行其意、波羅特土人不從、以必斯哥巴教法、素爲人困、今則欲國之君臣悉依其教、教士欲盡滅他教、兼侵國政、國人患之。一千六百四十一年夏、王忽至蘇格蘭、委身於格維難德士、凡所欲爲、悉從之、親往教院受其禮法、國人

以此更不悅王、王未返英國、所願未償、而阿爾蘭之難作、彼欲民自爲政、又以教事地方大亂、始於都伯林、及他處加特力人羣起、而殺波羅特土人、奉王后名號、僞爲王之詔旨、以示人、英人客居於此者、驅迫回籍、劫掠一空、被殺甚衆、父子昆弟夫婦、或刃死、或焚死、或投於河死、教長更極恣睢、聲言若不殺波羅特土人、不許入教院、前後死者四五萬人、此事大不利於王、王雖未有旨殺人、而素右加特力人、顯褒之於朝、每惡彪力單人、使加特力人爲兵士於阿爾蘭、得以猖獗、且奉王號、以此人疑實出於王之指使也、或著論說歸咎於王、於是王欲巴力門歸已而不言、欲討叛人之罪、當王不在

國中時有一機會、若乘之可善爲政、而身無禍災。時巴力門中又分二黨、互相仇敵。一人名海德、後爲亞爾、號格拉倫登。頗著名譽。一人名福格蘭、一人名哥爾伯伯。數人者皆忠於王、冀王治國以律、禁人之妄議政教者。一人必米、一人卽寒敦、皆貳於王、謂不奪王之權、國必不甯。王卽暫從衆議、後必決裂。而仍欲自主。巴力門會議時、必米出一書示人云：王所行非法諸事、已修改者若干事、其未修改者若干事。爲此者欲王聞而知懼、百姓見而叛王。當是時、言人人殊、同於必米者一百五十九人、異議者一百四十八人。海德助王而無官、福格蘭、哥爾伯伯秉事權。王陽語之云：非出於汝等忠告之。

意者、不復擾累巴力門、王得此三人同心輔政、上下兩院亦有附之者、故克自立、特恣意妄爲、以至於敗。王返自蘇格蘭、有獻一策、俾王擅威福而去。巴力門之權、王不謀於三人者、禍遂始。一千六百四十二年元月三日、法司至上院、言六人者謀叛、一金卜敦、其人勞爾德、此外必米、寒敦、好理斯、哈塞力、斯德羅的也。移牒下院、將收此五人、上下兩院大驚、使同列奏。王福格蘭、哥爾伯伯與焉、言諸人何罪、王請察之。明日、高門士旣集、互相詫異、聞朝廷將以兵來、慮相格、必致流血。令諸人者避之、無何、王至、衛士列于門、王入下院、斯比格爾起立、延王坐、衆皆免冠起立、王言他無所事、將收叛人、問斯

比格爾曰必米好理斯安在衆莫對居頃之斯比格爾倫他耳慨然前曰余無眼可視無舌可言惟依於公論而已王度無如何乃曰彼鳥已高飛盍網而納諸余不然吾將用他法以弋之王快快而去高門士齊聲欲王勿奪其權諸人本非謀叛惟欲自主王陰定此計恆怯不敢往后激之云汝何懦耶速往捉凶人之耳以來不然毋相見也明日王入倫敦議會以好言索此五人深恐民變百姓知王立兵衛誅巴力門將助之以敵王適覩王之儀仗森嚴心滋不悅王食於議會所歸途百姓聲言還巴力門之權忽有擲一紙於王車中云以色列民族各歸故幕此古猶太民反時語有司擒其人下

獄當是時人主孤立於上治人無權海德福格蘭以王之無信也亦怨王王見事勢已去無可奈何率宮眷俱出比其反也身爲累囚云遂往寒敦院而五人者百姓喜而逆之復歸於味斯閔斯德自此疾王如仇巴力門以兩議上於王一上院不授教會長一兵勇悉聽巴力門指揮后及福格蘭勸王教事姑從之兵勇指揮且緩圖蓋王失此柄卽君位亦可讓入巴力門意謂不收此權王猶得藉以恣行無忌兩不相下日尋干戈其始猶以書檄往返詰責是歲三月王在約克號召公徒后往荷蘭告貸錢糧置造兵械送之王所二黨對壘叛徒詈王人曰馬力格難凶人之稱又曰加法利此怙勢矜善戰

之稱巴力門之黨俗呼隆黑德華言圓首以翦髮四周故名籍隸中人蓄長髮而廁於貴列王在約克籌軍需以林苑質於民出重息焉世爵等及草野豪傑踴躍勤王跳盪拍張軍無紀律王以林塞亞爾爲大將其甥路伯貌力斯副之二人者勇而寘謀貪而無禮兵出四劫勝則爭取財物不相應援以至獵事人尤惡之叛黨敵王軍需易辦人咸樂輸得勝兵二萬騎士四千五百人厄塞斯將之金卜敦哈塞力塞敦好理斯格朗空愛爾敦等皆率一隊衣色各別王所置舟師叛王北方四部甚附於王約克諾定恒部西及西南部大半亦如之其間商賈工匠陰附巴力門而爲難倫敦京師咸屬巴力門

東及東南鄰部亦如之五爵紳富中加特力士以比斯哥巴士附王百姓工賈中不勒斯彼得士因的本敦士附巴力門凡慨慕浮華者皆附王勤樸務實者皆歸巴力門戰檄未下先有爭地之舉一千六百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王率騎士三百往黑爾取彼處軍械曩時置備伐蘇格蘭者中有軍壘壘主合坦陰受巴力門約束乃登城跪辭曰王以多人來余不敢納王徘徊門外移時門不啟怒而去之六月二日王率荷蘭兵船軍械至約克海口七月九日巴力門榜示戰事立旗於諾亨云以該撒之物納該撒時天陰揚風氣象愁慘

民懼來者甚寢復至舌路斯伯里從之者衆將入倫敦叛人於路邀截之十月二十三日將戰於愛智赫王在伯明罕召軍匠修器械皆去而助叛人作馬蹄鐵者亦逃王身防衛甚周戰士多於高門土蓋叛人猶未集也是日晨起兩軍臨事觀望各有戒心日加申兵始交及暮路伯騎兵獲勝進而劫掠叛人步卒敗王師殺傷相當明日各不戰而退叛者軍士多死王師連喪將帥大將林塞死兩軍死事約共千五百人王退至阿斯福百姓悅之遂駐於此王之騎士時時巡哨至倫敦左右厄塞斯益命戒嚴一日王親率衆前去倫敦二十里叛者出禦之不得進而返欲以書乞和卒未果明年二月

后率其軍士器械兵船四號至諫王分與彼和當奮威伐罪兩軍所屬地方各備爭戰其有中立者以和爲便六月二十五日寒敦與路伯戰傷重而死汎地皆屬於王倫敦人懼大築軍壘備禦高門土求救於蘇格蘭蘇人立一盟約言救英人修教事使英以蘇教爲法於是英之君臣益攜高門土中以比斯哥巴人惟與王爭政今欲從蘇教私不悅叛者東方一軍漫智德亞爾爲將格朗空副之格朗空有文武才威名大著知兵必訓練乃精選健兒教以戰陣部勒悉按兵法毋許抄掠以此師出有功軍中號曰愛倫塞德土華言王之軍士有在阿爾蘭者與加特力人爲難王使與加特力和而召

之回，然中有彼處人不習戰事，其波羅特人以王之釋憾也，亦怨王逗留不進。一千六百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未入叛黨之巴力門會議於阿斯福，王及后俱不悅，顧無如何。巴力門亦無所建明。四月六日散會，無何，后將免身，往額斯德，自此與王長別矣。是年血戰紛紛，勝敗不一。叛者既與蘇格蘭有約，故蘇人來英統兵者勒斯立也。叛人之將肥爾法斯在約克壘主紐加斯爾亞爾見事急，將出降，適路伯以兵二萬來救，三將用間，得入城，路伯怒，欲戰，紐加斯爾諫弗聽，兩陣對立，各二萬五千人。七月二日，日加西始戰，日暮乃止。蘇人

懦而易北，格朗空之兵所向無敵，大敗王師，奪路伯之旗，兵潰殺三千人，生擒千五百人，餘皆奔圍。城半月，約克降，王之北方全地盡失。號令所行惟南方而已。叛者之將額塞瓦拉率師攻王於阿斯福，二將不和，各相觀望，王卒出其中還與瓦拉戰，大破之。瓦拉從額塞攻后於額斯德，后產一女，名顯略答，攜之奔於法蘭西。額塞兵至哥奴瓦，哥奴瓦人怨巴力門，起而拒之。王師邀擊，截其歸路。額塞大窘，思以計脫，率其騎而奔，步卒乃降於王。時九月二日也。叛者率其屬乘舟居伯來謀貼。十月二十七日，臨陣兵交，各稱勝仗，戰亦中止。王回阿斯福，休兵度歲。別將莽得羅斯敗蘇人於北方，王之軍

聲稍壯勞德之獄經數月軍事倥偬已四三年人不齒及亡
何法司提問侃侃不撓於法無誅殺理叛黨高門士議必殺
之一千六百四十四年正月十日勞德死時大清順治二年
乙酉冬十一月也人皆冤之巴力門除教中舊制而立新法
教士皆不勒斯彼得及因的本敦人爲此厲禁事在必行教
會士中遂有退而不爲者一千六百四十五年戰事之始王
命其子以太將銜鎮撫西方大臣海德輔之王去阿斯福往
與路伯軍合率師取雷塞斯德六月十四日叛人之師至將
戰王將中軍路伯以馬軍將右冷戴將左叛人肥法斯將中
軍格朗空右愛爾敦左兩軍之數相當王師右軍路伯恃其

勇直撲敵陣前者殺掠後不策應肥法斯格朗空二軍來攻
王之中左軍王師大敗王遁幾被獲官軍死者五百人俘五千人軍資器械盡沒無算叛人得玉寄后手書送往倫敦會
中徧示國人愈知王之無信也書中言所許之事無非虛僞
於是叛人喜得藉口王之黨默然無以辨人人離心王將敗
矣王宜降心相從與叛者議和猶可以紓禍顧剛慎自是終
望人之助已求救於征蘇格蘭之將莽得羅斯冀其勝蘇人
而來助也陰誘加特力人之在阿爾蘭者云助余余使爾教
復興於彼是年冬王在阿斯福諸營壘在外者盡失叛黨圍
城甚急王懼將奔於蘇人之圍紐亞克者一千六百四十六

年四月二十七日夜、王易微服、與一人偕、僞爲從者、旣出、旁皇歧路、靡所適從、卒至蘇人之壘、蘇將利文率諸偏裨、迎王、待之如禮、迨夜、王將出軍號、利文笑曰、臣一老兵耳、顧馬齒長於王、盍以此事聽臣、自爲之、跋扈之狀、始見、王無如何、於是蘇人解圍去、偕王至紐加斯爾居焉、地近蘇界、王在彼厯八月、蘇人銬之、叛者貽書於利文、使送王歸倫敦、一千六百四十七年二月一日、蘇人以王歸於叛者、納金四十萬、往時叛人固許賂蘇、然數未有如是之多者、故咸謂蘇人賣王云、國人居王於野次、使衛士守之、國中兵革之事、始息、王之長子、遁於法國巴黎斯、依其母以居、王有一女、一嫁荷蘭、一尚

幼、同往依焉、餘三子仍居國中、王在火敦必家、居四月、巴力門使人守之、當是時、高門士中多不勒斯比得教人、而諸軍士皆因的本敦人、故高門士惡之、欲除大帥外、盡滅之、凡帥千人以上、皆去其職、有不從者、例不得官、其意謀去格朗空愛爾敦之權也、此事用意過當、將士咸怨、以及期未有餉、移營向倫敦索餉、兼與彼黨相諍論、士固不樂其帥之無權也、軍中有二議會、一官、一兵、各自聚議、肥法斯懦而寡謀、弗戢其衆、格朗空與其婿愛爾敦才而狡、權轉出肥法斯上、陰誘其屬、反側已則傾、高門士中持兩端、然意在滅不勒斯比得、人於是叛人欲散遣軍士、迎王復辟、議未定、夏六月、格朗空

去而返於其營。召王令守者以王來。王之從者欲勿往。王顧許之。六月四日格朗空以王居於牛馬谷起居。稍稍得自便。高門士中欲與軍士爲難者十人。軍士將執之。而倫敦之民多不勒斯彼得人。欲救之人情洶洶。上下兩院領袖者。與他紳爵聞之。各歸其壘。以備變。格朗空之兵。軍於倫敦城下者二萬人。諸將欲平國難。乃酌議數事。上書於王。求王定疑。王之左右甚悅。以其仍主國政也。王顧不可躁而無禮。使諸將咸惡王之言曰。朝局如棋。余爲奕者。將自下一子焉。對曰。若然。臣亦奕者。將亦下此子耳。八月二十四日移王居於寒敦院。從者寥寥。恒與格朗空愛爾敦相論議。二人諫王。宜從。

諸將之意。王弗從。將士中有倡邪說者。謂人得自擅國何必王。無何。王之起居忽變。防衛有加。而盡去王之腹心。或以告王。慮有害者。可速避。十一月十一日。王宵遁。或疑導王他適者。格朗空之謀也。後五日。諸將始下令。約束亂兵。凡八隊。聽肥法斯之令者七。其一不從。格朗空怒。入其隊。執數人。乃集議。有三人者。當誅。閭中一人。以火槍擊殺之。衆始懼。服格朗空。見亂暫止。而仍未已也。立議從將士之意。王出。無所之入。維的壘。貽書諸將。諸將答言。堅執前議。猶弗從。陰與蘇人相往復。蘇人亦懼將士之爲因的本敦人也。慮其見侵。王與之陰立一約。言將興不勒斯彼得教。在三年中保無他虞。使蘇。

人同日起兵勤王、王將駕幸蘇營爲之主、此事與蘇之有司議、其民間聞有教事之約、王弗能從、故怨王而事卒無成、王不從將士之議、不得、逸衆且嚴防之、一千六百四十八年春、王之黨在威爾士等處、起兵勤王、爲格朗空所敗、東方亦有起兵者、爲肥法斯所敗、閏三月盡平之、七月蘇人來侵、顧不甚衆、格朗空往禦之、蘇人退、格朗空追之入蘇境、將士不在國中、不勒斯彼得人謀救王以自固、欲再立王、九月上書於王、并列條議、王性怠緩、及臨利害、不肯以一事下人、議兩月而事卒不就、王陰與其黨書云、余之下人也、無妨名下而實不下也、人以此益疑之、軍旣凱旋、屯於都城附郭、屹然若敵

國、民間狡猾者不樂有王以君臨之、會有人命重案、巴力門偏護、不加以罪、羣起而討之、十一月晦、軍士徙王他所、時格朗空在北方、使人代已行其事、巴力門日夜求所以自安、及迎王復辟之策、卒成亂階、十二月六日、軍士圍高門士第、執四十一人、明日亦如之、格朗空乘夜返倫敦、曰、茲事吾不知、然於心有愉快焉、於是叛黨僅五十人、召王至溫薩宮壘下、令訊王、上院中十六人阻之、叛黨怒曰、國中事惟吾曹是主、集一百三十五人會訊來者、僅及半一千六百四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六十九人會國人來觀者甚衆、軍士門焉、有執兵以防亂者、設一坐位、布絨衣以備王坐、王入、愕然四顧而就

坐高門士中爲首者一人名不勒燥厲聲呼曰斯去亞的查
爾斯英王英吉利巴力門咸聚於此見國中多流血職汝之
由汝有罪將申汝之罰於臺前令法司宣汝罪焉法司厯數
王罪狀王舉棒止之棒首忽墮於地王爽然自失讀訖不勒
燥又曰王平吾等待汝自言王曰余不知爾等何權果以何
等不度於理之權權之不度於理者世有之盜賊是也俾余
轉徙流離以至於此爾等知余乃度於理之王乎爾有何權
宜告余告余將復有言不勒燥與王論辨良久俄而移王
他處國人有憐之者曰神救王軍士齊聲譟曰是宜殺後
數日仍如是王終不許叛者以權居頃之王又向巴力門云

余有一策思與汝等商之巴力門不可不勒燥令書吏寫殺
王之罪狀叛黨起立齊聲應曰然然是是王始懼亟呼曰祈
汝等從余一言若弗聞者立驅王去百姓憤憤軍士洶洶蘇
格蘭人之官於英者起而言曰吾代蘇民誓言此是大悖逆
事荷蘭人見者亦不忍曰盍緩諸盍緩諸是月二十九日立
罪狀已定書押者五十九人期明日殺王王自被拘後心志
轉定迄於告終王子二人尙幼前來訣別明日昧爽王御法
服俟命日加辰叛將哈格驅王出宮至法場王從容步中道
右一教長左一軍校甲士夾路備非常國人觀者屏息絕無
人聲王入灰的好室卽在位日起居於此者獻食飲受一餅

一酒冷咽不能下日加午擁出法臺前王慨然曰余在位余循乎理余死爲英教會中余一人能左右余者有慈憫之神則恩寵汝教長謂王曰過此一步憂患之地永福之路長矣哉王曰余去此可毀之冕得彼不朽之冕余何憂何懼乃解法服以身牌授教長曰識之言訖以首就木遂弑王王首墮國人觀者長吁競以巾來漬王之血軍士麾之查爾斯王之不得其死如此讀史者至此嘆爲人君者固不可逞欲而妄爲顧古今悖亂之事未有甚於此者也

記高門空事

查爾斯王被弑之日高門士專國下令云王之子及他人有

欲嗣王位者卽以謀反論不數日毀上院奪其權不立王以君位甚危也召募設立軍士三萬人號爲精兵以張聲勢立一會理軍國事不勒燥領之以不勒格提督水師王長子以阿爾蘭人聞王死遂立之號查爾斯第二阿地歸之者甚衆一千六百四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格朗空帥師爲阿爾蘭牧伯駐都柏林與其婿愛爾敦偕兵少而精軍士惡加特力人之在阿者以其前虐視波羅特士人也阿地狹民貧土卒素無訓練遇敵之精兵至如風之吹塵連失數城敵人不待圍而自破誅殺無算厯八月悉平諸難而返令愛爾敦駐防營汛已歸倫敦高門士重犒之蘇格蘭人奉嗣王爲君嗣王在

荷蘭蘇使人於荷蘭與嗣王議教會事、欲王不許興加特力
教、凡政事聽於巴力門、教事悉依本教軌則、嗣王以爲不便、
未之許也。時一將軍名莽得羅斯者在蘇北方、陰誘北方人
助嗣王而已、得擅便宜事、卒不成、嗣王佯驚曰：「予惡知之？」幸
蘇蘇人以教事請、僞從之、高門空人恐蘇人來攻、欲先伐蘇、
議以肥法斯爲帥、肥法斯不可、乃拜格朗空爲大將、兵渡的
維德河、遵海濱、至壹丁不左右、遇蘇軍、軍將多謀略、堅壁不
戰、格朗空謀誘敵、乃退、千六百五十年九月三日、戰於敦巴、
蘇人大敗、死者四千人、生擒萬餘、於是蘇之佛的河南界俱
爲敵、有明年正月元日、查爾斯第二卽位於斯哥尼、時順治

八年冬十一月也、嗣王跪而誓曰：「余必助不勒斯比得、言不由衷、與厥父同、」蘇人爲之設兵以衛之、格朗空屯兵要害、攻
伯爾貼、取之、夏查爾斯第二、巡行南方、至英之西境、窩塞德
駐焉、地方官出示示民有君、王亦下詔云：「予嗣位三年、百姓
曷不歸附、余然百姓懼高門士來擾、故觀望者多、格朗空聞
其在英境、大駭、笑其輕躁趨險、而不知避也、命其副猛格爲
將禦蘇人、親提精兵回英伐王、兵未集、王挑戰、戰移時、王卒
敗、入城、格朗空兵追入、王之甲士衛王從東北門出、是役也、
沒於王事者三千人、餘星散、後多被擒獲、查爾斯第二逸去、
易服而行、追者至、或雜婦女閉於房、或作樵采匿於林、備歷

諸艱至海濱遇煤船求載乃抵法蘭西前後四十餘日矣當是時蘇格蘭阿爾蘭及英本境俱奉高門空之令國人頗有怨者謀起事事洩被誅凡高門空之政列國有不以爲然者所遣公司在西班牙京都爲王之黨自英倫逸出者暗殺之西班牙人喜時西人國勢將弱始失葡萄牙地俾自立國英與葡相惡西人欲合於英而謀葡使人於英言將誅戒公司者於是首順高門空王子路伯以水師抵阿爾蘭海濱將勤王爲不勒格所敗退至里斯本葡萄地也不勒格從之葡人以纖禦之不勒格怒謂路伯盜也而葡助盜乃奪葡人之船於河口葡王聞之亦拘英人之商於葡者下之獄旣而畏英恐

大國之來討也令路伯去之乃及英平通商如故後一年英公司在荷蘭者亦爲王之黨所殺荷之有司若不與亦不討殺人者之罪初阿蘭日部長君於荷娶查爾斯第一之女而死故國人欲息肩於高門空高門空使一人爲荷公司一斯的格蘭一聖約翰也荷之百姓惡之欲羣歐之約翰恥之歸而謀伐荷蘭歐羅巴及英人之商於四方者皆僱荷人之船約翰謀立一法云凡亞西亞亞非利加亞墨科加各土之貨必由英船載至惟歐羅巴貨物或用本處船隻議定自一千六百五十二年至八百十五年而花旗國之船可至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此法乃廢當是時英與荷之商船水師爲天下

最怨此法不便謀相攻伐一千六百五十二年五月十九日荷之兵船十四號將軍萬德朗率之至英境不勒格兵船二十號遇之未有戰意令荷之船桅去其上一節謂在此海上英爲政荷人不可兵始交至暮萬德朗之師敗退而失其舟既而各訴於其國言已非起衅者不勒格擒荷之商船并漁於英境者萬德朗以風浪故坐視不能救國人怨之憤而投劾去代者雷德率水師過英小海英將愛斯果禦之互有勝負荷復遣一將曰滅德者與雷德合兵語不勒格請戰不勒格戰而敗之冬十月不勒格以兵船四十突遇萬德朗之師兵船八十火船十大戰於洋面自晨至暮英師退荷人以

帶縛桅竿上駛至英界云將埽除海面也語殊誇誕英亦以兵船八十至戰三日萬德朗大敗失商船三十兵船十一被殺二千人被擒一千五百人事平英人行賞卽死事者之家格朗空當國權侔王者而辭其名叛黨求說於民更爲善政前定議時所謂高門空者約及期而散高門衆也高門空言使衆獲益也既而悔之惟格朗空堅執前議一千六百五十四年十一月三日高門士期以此廢高門空嗣後四百人於英之四境公平選擇顧事有難焉者百姓欲立王之黨不勒斯彼得人爲高門士以困因的本敦人而因的本敦人握大權將據軍士以立威重徐而知高門士之不欲散也中有用事者數人求媚

於百姓以固其位、知百姓惡軍士、乃裁減軍士額數、議上格朗空可之、欲再裁、則不可、高門士不勝公議之逼、乃許不勒斯彼得之新高門士、至則散、此不利於格朗空、其黨有廁高門士列者、佯昌言於廷、退而使人漏言於格朗空、一千六百五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格朗空命一將軍帥軍士至高門士所、迫令散去、不從者兵之、局門取其鑰而去、衆論沸騰、格朗空雄猜之才、茲事惟以強凌弱而已、高門士前者弑君之罪、一朝失勢、人無憐者、高門空之立、凡十二年、設兵自衛、卒以見滅、初政猶足稱、以其去先朝虐民之事也、恃勝而驕、乃受天殃、讀史者可以觀世變矣、

